

关于岫岩之太平鼓

★文 / 关意宁

(接上期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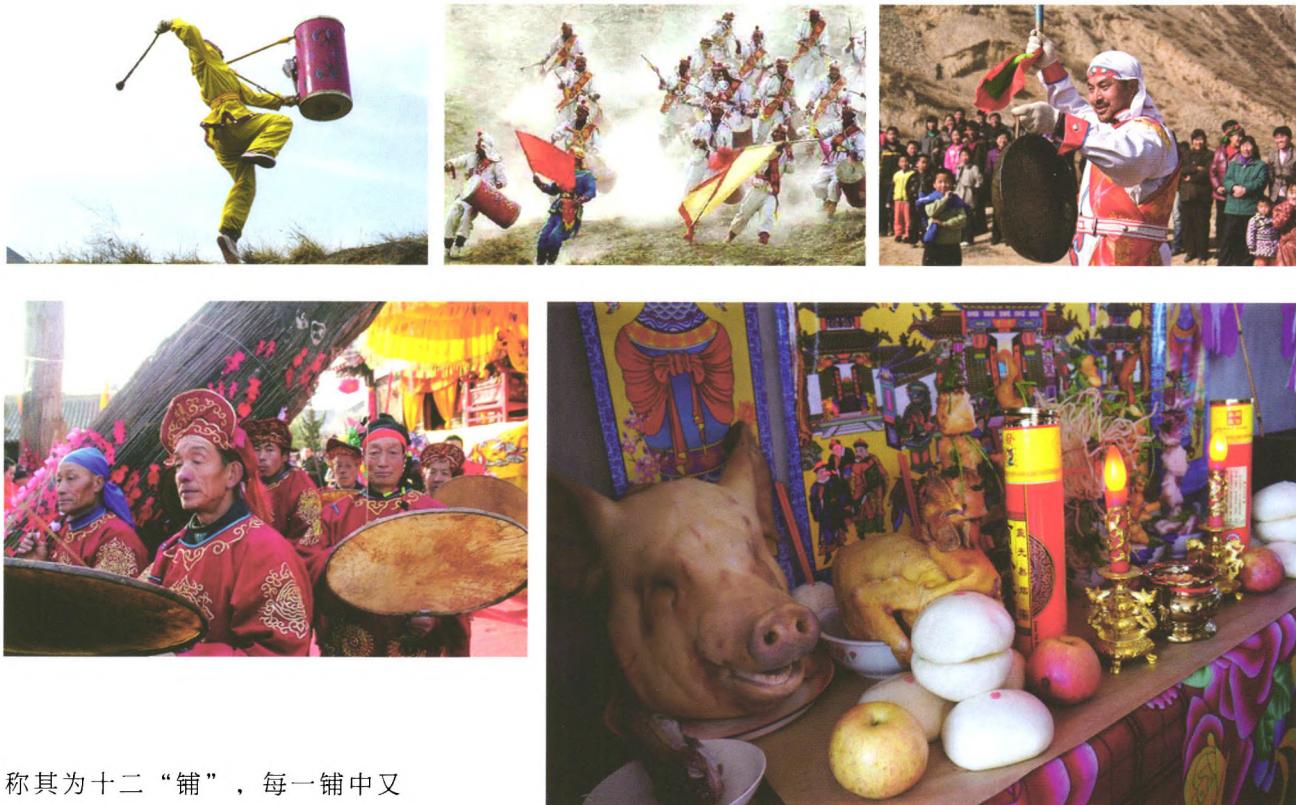
对太平鼓进行进一步的探究时，我们已经对它有了更深的了解，也因此信心满满。但真正越来越接近它、认识它，还是让我们一次次地感到吃惊。

我们接触的太平鼓艺人主要有两组，他们不以班社自居，但人员也较为固定。其中一组就是袁氏父子，另一组不以家庭为单位，人员也比较多，如有需要两组人也可以协同表演。

复杂的比较直观地看神位就可以发现，太平鼓仪式奉献给神灵的贡品非常多样，比较令人瞩目的是其中包括一个猪头，因为在东北的乡村来说，杀猪实在是一件很大的事，只有过年的几天才是家家吃杀猪菜的欢乐时刻，而在传统文化中象征着龙头的猪头则是隆重敬献给神明的最好礼物，因此太平鼓仪式都集中在农历春节之前。在这样重要的场合

完整的太平鼓表演是一场规模相当大的仪式，与当地的皮影以及多数民间仪式一样，仪式开始于请神，结束于送神，中间的主体部分则是奉献给神灵的礼物，同时也是艺人与事主家的互动，以及其他观众的狂欢。而相对岫岩皮影来说，太平鼓的仪式过程更为严格而下，太平鼓的表演者们也不能含糊，虽然当地生活比较贫困，艺人们仍然准备了艳丽的服装。几次仪式现场中看到艺人们的服饰多是以绿色、蓝色等布料做成的满族长袍，其中一件是带有亮片的演出服专用材质。法师头戴的神帽虽然只是用废旧硬纸制成，但每个帽翅上都被钉上从儿童玩具体上拆下的装饰物等，并且法师头上还要披上鲜艳的头巾。虽然这些行头材料都显得廉价、日常，但从细节中也可以看出是艺人们精心选择和制作的，效果也相当的光彩夺目。在一次文化馆内的彩排中，艺人们特意借了大褂作为表演服装，据他们介绍，大褂是传统的标准服饰，有的老师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，但我却颇以为然。因为在我的印象中，旧时的执仪者常常强调自己的“文化”身份，而识文断字在民间则是一种权威的象征，淳朴的百姓也喜欢将穿大褂的人判定为“先生”，因此这种服装在民间很有特殊的含义。

从以上表演用品的现状就可以看出，太平鼓在北方以家庭为单位的仪式中比较复杂，从程序上来看更是如此。完整的太平鼓仪式中有12个大段落，艺人



称其为十二“铺”，每一铺中又包含长短不一的若干小段，每一铺至少要表演40分钟以上。听说有学者采集过最完整的仪式，共表演了三天。而这样大型的表演费用不超过3000元，每个艺人只能获得几百元的薪资。从表演形式上看，大概可分为站鼓和走鼓两种，我想也可称之为文鼓和武鼓。站鼓时，艺人持鼓演唱，身体轻微摆动。走鼓的类型比较多，有时是边唱边舞，舞步及队形都类似秧歌，表演中艺人们还可以互动玩笑，喜庆搞笑。有时候的走鼓以技巧为主，这时演唱停止，艺人以不同方式击鼓，有背后打鼓、翻跟头等动作。据史料记载，旧时还有一些喷火等杂技动作。真正使我感到震撼的是

打小鼓和送神中的一个环节。小鼓比大鼓的音色更脆实，神秘中带有警醒的作用，在简单的节奏中艺人变换各种步伐和动作，使人感受到与神共舞的场景。袁德贵老人打小鼓可以说是看家的本领，打小鼓的老人会散发出很神圣的光辉，而不再是平时那个平凡的岫岩农民，他也因此最终把小鼓打到了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传统音乐节舞台上。送神中的一段走鼓有更鲜明的萨满痕迹，此时所有艺人打着相同的节奏，法师循着鼓点由开始的挪步逐渐进入人神合一的迷狂状态，这个环节

使所有观看者也凝神屏息，接受神灵的度化，使灵魂受到洗礼。

与仪式相应的太平鼓音乐，其丰富性让人咋舌，现记录在案的曲调共有50多种，其中有仪式性的念诵音调，有改编自民歌小曲的音调，也有与二人转曲牌相似的曲调。这些曲调与唱词配合，又与单面鼓的鼓点相互配合，带给人既不同于民俗音乐，也相异于萨满跳神的融合性感受，可见在岫岩这个特殊地区，文化互融将是一个需要长期考量的问题。

(责任编辑 张晓燕)